

還原歷史真相

蕭毅肅上將軼事

(二)

● 蕭慧麟

大學就讀表現不凡

一九三四年九月，先父以陸軍第四十三軍參謀長名義考入陸軍大學，帶職受訓。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，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為陸軍第四十三軍參謀長，並敘階為少將。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獲國民政府正式任官為陸軍少將。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，先父奉調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少將參議，繼續在陸軍大學受訓，且仍為第四十三軍參謀長。

陸軍大學辦理特別班第二期那期間（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），正是民國成立以來的黃金時代，國家建設突飛猛進，在軍事方面，也力爭上游。軍事委員會爲了特別班第二期，不但羅致了國內名家任教，還聘請到了一位做過軍團司令，和

一位做過軍團參謀長的德國教官。連當時的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上將，也常來聽課。不過因爲他的階級太高，所以上課時，其他學員先進教室，教官站在教室門口，等馮玉祥進教室時，先向馮玉祥敬禮；待馮玉祥到自己的座位後，教官再進教室，馮玉祥再以學員身分，和其他學員一樣，向教官敬禮。

那時我們住在南京壽松里，距新街口不遠。記得先父回家後，總是在地圖上量來量去直到深夜。在校三年苦讀，於一九三七（民國二十六年）年八月畢業，正好趕上七七事變，中日戰爭。

先父在校時，苦於時間不夠分配（除讀書外，同時還隨時替四十三軍解決各種軍事和作戰上的困難），迫不得已放棄馬術及外文課（有英文、德文、日文等可選

）兩科，因先父早年在軍旅中均常在馬背之上，又以外國語文並非當務之急，故未上課亦未參加考試，兩科均爲零分，但畢業時依然名列前茅，除畢業證書外，還另獲優等證書一張。

先父前往南京，應考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二期，及在校期間，表現極不平凡，且均與先父戰術思想有關。一爲入學考試時，戰術一科，先父答案與標準答案（原案）大相逕庭。原案爲防守，先父則主張進攻。戰術科閱卷組人員深覺先父有理，但礙於與原案不合，故提請考試委員會裁決。經開會討論，咸認爲不可埋沒人才，決定破格錄取，於錄取名單呈報蔣委員長奉准後，正式通知先父錄取入學。故先父尙未進入陸軍大學，即已名頭響亮。政府遷臺後，住在我們家不遠，曾在陸軍大學任

(二) 蕭毅肅上將軼事

教的龔灝老師，就時常向家母提起這段往事。

另一為當時談到大軍戰術，一般都把克勞塞維茲的「戰爭論」奉為圭臬，但先父對教官的解釋，卻部分存疑或是另有見解。為此曾與德國教官公開作學術辯論，先父沉著冷靜，推理嚴密，駁倒教官。該教官羞愧難當，當晚即悄然離校，經上海回國去了。

因先父有此不平凡表現，遂為蔣委員長所看重，一時各方爭相羅致。但先父不願拋棄保薦他，及三年來照顧他的舊長官郭汝棟軍長去飛向高枝，而選擇了大家認為不智的「仍回原部隊」。

先父並不否定克勞塞維茲「戰爭論」的價值；相反地，多年後他還說：我能有今天，就是得力在那本書上，先父只是不墨守成規，加以靈活運用而已。

抗戰勝利後，傅秉勛伯伯（郭汝棟軍長的五妹夫，也就是當年奉郭汝棟軍長之命，照顧我們全家的人）還說：「是啊，我們就是曉得你行，才燒你的冷灶嘛。」聊天時，先父還講起當年一位陸大同班同學的驚險故事。

陸大特二期快畢業之前，校方安排每

位學員，都要有一次乘戰鬥機，在天空中翻筋斗的經驗。問題發生在一位北方學員，聽不懂廣東話。他揀了保險傘，也扣好保險帶，但沒聽懂機師手式的解釋。那時的雙座戰鬥機是敞篷的，到了天上，機師向後面做個手式，表示要翻筋斗了。不料這位學員以為要他跳傘，解開了保險帶。一陣翻滾之後，機師回頭一看，人不見了，急得馬上回來報告。校方立刻派了好幾部車到處去找，原來他在路邊喝茶。問清楚後才知道，他被倒出來後，心中難過，雙手亂抓，就把保險傘抓開了，連一點傷也沒有。

與蔣家父子的淵源

蔣中正和蔣經國父子主政中國六十年，他們對中國的影響，在中國近代史上自有其論斷。先父生在這個時代，任職政府，雖和他們沒有密切關係，卻有機會和他們（兩位蔣總統和蔣緯國將軍）直接接觸。在抗戰時期，蔣中正總統十分看重先父，使先父在職務範圍內，能有機會對國家作出很大的貢獻。蔣經國因顧毓琇而遷怒先父。蔣緯國則尊敬先父。人們對蔣氏父子的評論，各抒己見，已不勝枚舉，我們

不想加入論戰，只是就我們所知，把蔣氏父子與先父有關的擇要寫出來，算是先父軼事的一部分。

蔣委員長看重先父，緣於先父在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二期的不平凡表現，及奉調到軍事委員會後，提出的兩項影響深遠的戰略性原則建議。另外，抗戰期間，蔣委員長在國家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，三次採納先父的建議，放手由先父直接指揮參戰部隊，扭轉危局，轉危為安。

抗戰勝利以後，國府主席蔣中正要趁機消滅共黨，先父衡量大局，反對內戰未果而被「外放」。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，陳誠將軍任參謀總長，負責執行他六個月消滅「中共」的「剿共」戰爭，並大量裁軍。內戰與抵禦外侮（抵抗日本侵略）性質完全不同，在執政者排除異己的作法下，抗戰時期的愛國心完全消失，人心渙散，不知為何而戰。地方政府（省）又回到群雄割據的狀態，隨戰火的蔓延，「局部和平」接踵而至，終至全面潰敗退守臺灣。

中央政府對地方大員的態度（尤其是大陸即將失陷之前的一段時間），可以從蔣中正親自定下解決雲南問題的原則：政

治爲主，避免流血（見蔣經國著「危急存亡之秋」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日記），和對雲南省主席盧漢的容忍看出一個大概。

盧漢吸鴉片在雲南是公開的。政府即將失去大陸之前，最高當局三番幾次要先父請盧漢到重慶來表態。爲了表示對他的重視，蔣總裁要他住在林園官邸。先父知道盧漢離不開鴉片，住在官邸恐有不便，所以事先向蔣總裁報告說：「盧主席是有嗜好的」，在那種局勢下，蔣中正也不能不遷就盧漢，就說：「把窗簾拉起來就好。」

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，盧漢甫一下機，聽到總裁官邸接機的人說，請他住在總裁官邸，就面現猶豫地向先父說：「是你要我來的，我就住你那裡好了。」先父當然不能答應，只好說：「沒關係，我陪你去」，並且在途中小聲地告訴他可以抽煙。抵達官邸後，侍從室主任（兼侍衛長）俞濟時將軍出面接待說：「請盧主席安心在官邸住，一切絕不敢怠慢。主席抽煙時，把窗簾拉起來就是了。」

盧漢在蔣總裁官邸住了兩天，除了晉見蔣總裁外，還與指定的人員會談，先父奉命全程參與並陪伴盧漢，直到他離開重慶爲止。

慶爲止。

中國政治上、官場上都有很多例外，同樣的事在執法上也不一樣。就拿吸鴉片來說，在抗戰及其前後那段時期，如果被抓到，多半是死刑，但也有例外。盧漢在雲南抽鴉片，還可說是在中央勢力達不到的地方。但在政府有法律禁煙（鴉片），而獲准在蔣中正眼皮下吸鴉片，盧漢可能是唯一的一個人了。

就抽鴉片而言，就我們所知，曾獲得最高當局允許或默許的（就是所謂「通天」的），還有張簡齋等人。

張簡齋是抗戰以前南京最紅的中醫，他以中國第一國醫而獲特許不必戒煙。他的診所有三道關卡，都由他的徒弟把守，不明內情的人，在第一道關卡就被擋住了，越往後把關的人越資深，要過了最後一道，也就是大徒弟的那一關，才能見到張簡齋本人。能通過最後一關的人不多，但還是不少。求診者一個個一大清早就在那裡等候。等他起床，等他吃燕窩銀耳，等他抽足了鴉片已經是中午時分了，他才慢慢出來，然後開始診病。雖然出來得慢，看起病來卻快得驚人。他兩手同時替兩人把脈，口中替已診過脈的報藥方，耳朵還

聽下一個求診者述說病情。如果病不好，病家就認爲連張簡齋也醫不好，那是病人命中注定該死。

蔣經國遷怒之內幕

至於蔣經國，他對先父就不同了。先父是他父親蔣中正重用過的人，不算是他選拔的「人才」。因爲顧毓琇和先父是兒女親家，爲了顧毓琇的事，先父受到蔣經國遷怒。又因爲顧毓琇一度把他的戶口（流動戶口）報在我們家（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至同年五月二十四日），他的情治幹部就「揣摩上意」，順理成章地把他的「遷怒」擴大辦理，而及於先父的兒孫（這在當時是一種盛行的風氣，不足爲奇）。先父抗戰時在昆明任職中國遠征軍參謀長時，就認識顧毓琇。顧毓琇可說是中國現代的才子。他的遭遇，也因中國領導人的氣度不同，而飽受人間冷暖。

顧毓琇字一樵，江蘇無錫人，一九〇二年生，他在清華學校（即後來的清華大學）畢業後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深造，獲科學博士學位。返國後，曾任教浙江大學、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，並任系主任；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。抗戰期間，擔任教育部

政務次長，並曾兩次繼蔣委員長（兼任校長）之後，先後擔任中央大學校長及政治大學校長。他自身並不強求官位，所以在抗戰勝利時，曾應聘為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議（特別顧問），後又轉任上海市教育局長，此際，出任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會長，並在交通大學兼課，教微積分，因此與江澤民結下師生緣。

顧毓琇一九五〇年移居美國，先後擔任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、賓州大學教授，並獲聘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理論及應用力學委員會委員，一九七二年獲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蘭姆金質獎章，賓州大學贈予名譽法學博士，後又獲該校終身榮譽教授。他亦曾任國府中央研究院院士。他雖終身從事理工教學，卻文采極佳。散文、詩詞、戲劇等，自一九二四年以來，出版數十冊，至今海峽兩岸均有。

顧毓琇非常愛國，一九六〇年他代表美國電機工程師學會去莫斯科開會，還是用中華民國護照，以中華民國公民身分去的。國府遷臺後，他曾多次由美返臺。當年，蔣中正總統對他相當禮遇，把他當作「私人朋友」。他每次以國大代表的身分由美返臺，蔣總統總是要抽時間，和他到

日月潭去住上兩天暢談國是。那時，臺北方面和莫斯科方面曾有秘密接觸，而擔任接觸的「秘密管道」就是他。此時，我們家大妹已經成為他的媳婦，兩家成為親家。他第一次回來是住在我們家，住了將近兩個半月，只在家中吃了兩餐。天天有人請吃飯，有面子的請吃晚飯，差一點的請吃中飯，請不到中飯的請早飯，再請不到的就請洗澡，總之天天不得空。這樣多的應酬，鐵打的也吃不消。以後回來，他就住在臺大醫院。有醫護人員替他擋駕，會見客人或應酬，可以有自己的選擇，就輕鬆多了。有一次，他回來開國民代表大會，修改憲法。政府提供三架飛機，安排一些有影響力的國大代表去金門參觀，由他領隊。他不贊成修憲的內容，發表了他的意見，獲得大家的認同。國大開會討論時，會場被部分人員把持，反對者沒有上臺發表意見的機會。顧毓琇實在忍不住了，就衝上發言臺，搶過麥克風強行發言。蔣總統在閉路電視中看見會場混亂，就問發生了甚麼事。侍從人員報告說，是顧毓琇不贊成修憲的條款。蔣總統就說不贊成就算了，讓他說下去。代表們聽完顧毓琇的意見，多數都改變了初衷。

據說那次修憲，是為蔣經國掌權鋪路，由黃少谷執筆，谷正綱提案，事前又得到一千四百多位代表中的九百多人簽名連署，可說是鐵定會通過的。不料經顧毓琇這一「鬧」，修憲案竟沒有通過。

顧毓琇無意中深深的開罪了蔣經國。聽說蔣經國會對安全局的人說，即使警備總部發給了顧毓琇入境證，他也不准顧毓琇再來臺灣。面對這種有國歸不得的情況，恐怕連護照也得不到延期，顧毓琇只好放棄中華民國國籍，改拿美國護照。

既然已經沒有政治立場的顧慮，他當然也想回老家看看。

由於顧毓琇的學術地位，贏得了周恩來的極熱烈歡迎。不意在臺灣的那些特殊人士，竟然大張撻伐，連他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資格也給取消掉（依法規院士是不能取消的終身榮譽）。以前那些請吃飯恭維他的人，更是一個個唯恐後人，和他劃地絕交。從那以後，先父就感覺到蔣經國對他十分冷淡而且怪怪的，先父自己也不知道爲了甚麼。這個謎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七月（先父去世的那年那月）才被解開。

白色恐怖不克奔喪

(二) 蕭毅上將軼事

那年初，我因不希望我的子女飽受升學壓力之苦，決定移民美國。出境手續是委託旅行社（好像是臺北館前路的中國旅行社）代辦的。不久旅行社說警備總部不准，我很生旅行社的氣，說他們沒本事。旅行社急了，就拿出他們替別人辦的檔案來給我看，在我前面的全家移民和在我後面的全家都准了，就是我的「緩議」，可見不是他們（旅行社）的問題。旅行社建議說依他們的經驗，辦不通移民的可辦探親，到美國後再改。誰知探親也不准。旅行社再送去還是不准，最後只准了我一個人，要我回來後家眷再去美國（探親），總之，要留人質在臺灣。旅行社說他們不是沒有門路，而是我的情形太特殊，他們甚麼辦法都用盡了，就是辦不通，要我先去美國，從美國再辦。

我來到美國後，先在洛杉磯住下，只兩個星期就收到美國移民局寄來的「綠卡」。我立刻依照臺北旅行社所說，先到洛杉磯的美國移民局去辦好接眷依親；接著再去洛杉磯的中華民國總領事館申請改變身分爲「僑居」。這一切都非常順利地當天就辦好了。只不過四十天左右，就收到美國移民局的通知，說申請已經批准，並

且正式通知已由美國的臺北總領事直接寄去家中。至此，我就著手向國府主管機關辦理「接眷」，還是委託那家旅行社重新辦理家眷出境證手續。不意警備總部不准，還行文到洛杉磯總領事館，要總領事館的安全人員調查我和美國有甚麼勾結，這樣快就從「探親」改變成「僑居」了。不想這個奉命來調查的人偏偏和我們很熟，對我們家十分瞭解。再說，從「探親」改變成「僑居」是中國政府的事，由國府的洛杉磯總領事館核准的，與美國毫無關係，「與美國政府勾結」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。

一段時間以後，我碰到國府駐洛杉磯的總領事張炳南，向他問起這事，他說「事情已經過去了，還問它幹甚麼」。這至少可以證明確有其事，連總領事都知道。

我又問張總領事改僑居一事是否有違規定，張總領事說「這一類的事不需要到我那裏。外交部老早是有要在僑居地居住兩年這樣規定，現在已沒有必要嚴格遵守了。自己國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改不改對他們（指有綠卡的人）根本沒有影響，何必爲這些事替國家多樹敵人，別的領事館也一樣可以改，只是看承辦人怎麼做法

」。內子還是拿不到出境證。有一天，她到新店去看老鄰居，遇到那買我們公寓的徐上校，徐上校很奇怪內子怎麼還沒有走，在得知是拿不到出境證時，就說讓他去查查看。沒兩天，徐上校回話說「你的事，不是蕭家和李家的問題，是受到在美國的親戚牽連。這個案子很久了，除了蔣經國以外，只有安全局長和警備總司令可以批准。是甚麼人你們自己知道，我不能再說下去」。

那時先父生病住在三軍總醫院，內子走投無路，只好去醫院向先父說明困難。正巧警備總司令鄭爲元也住在醫院裏，先父就寫了一個紙條，請護士送過去，鄭爲元就過來探望先父。先父指著內子問鄭爲元爲何扣留他的二兒媳。鄭爲元連忙否認。他出院兩天後，出境證就由警備總部的入送來家中。這樣，我們才知道，是受了顧毓琇的牽連。鄭爲元將軍在那種環境下，敢發給內子出境證，也足證是一位明辨是非，有擔當的高級將領。那年七月最後一天先父去世，因爲蔣經國的遷怒先父，家母怕我回去後被扣，要我留在美國。因此我沒有返臺奔喪，連對先父的最後敬意也不能表達而遺憾終生。（待續）